

他写过22部长篇小说,200多部中篇小说。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有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、《军歌嘹亮》、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、《天下兄弟》等20余部。他的作品以个性鲜明、亲切鲜活的人物形象,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共鸣,并由此掀起一股军旅文学热。

从“父亲”系列到“幸福”系列,石钟山在他的军旅作品频受追捧的势头下,将视角转向了农村、城市等更广更深的社会范畴。日前石钟山倾力推出的“天下情感”系列,成为他文学创作突围的发力点。6月7日,石钟山以武警总部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的身份赴琼授课,期间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
# 石钟山转身打“天下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通讯员 孙勇

作家的身影,往往总是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然而,接受采访的石钟山,军人身上特有的简单与直接、认真与刚毅,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## “天下”,在创作中突围

石钟山是一位典型的作家,思维敏捷,言语幽默,所讲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从以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为代表的“父亲”系列,到以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为代表的“幸福四部曲”,继而推出的以《天下兄弟》为代表的“天下情感”系列,每一次转身,都凝结着石钟山对文学的探索。

今年4月,“天下情感”系列的收官之作《天下姐妹》和读者见面。与石钟山以往军旅题材风格不同,《天下姐妹》故事虽然仍从军旅展开,但视野很快就拉伸到了广阔的社会,聚焦于社会中广泛意义的情感。

“作家不能总是重复既有的一种情绪,应该具备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。只有对更广泛意义上情感的关注,才能打动更多的读者。”石钟山说。

当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、《历史的天空》、《亮剑》等电视剧热播后,与之相同类型的小说层出不穷,跟风现象严重,“虽然相同类型作品很多,但精品却很少,比如《暗算》出来后,大家觉得谍战戏好看,一时间都在写谍战题材的作品。这种跟法,作品很难立得住。作家的心灵也会被这种跟风现象扰得七零八落,千疮百孔,没有了自己的主意。”

作家要站在时代潮头,一位作家没有远虑,必有近忧。石钟山“天下情感”系列作品,描写军营的场景少了,聚焦社会生活的内容多了。在这些作品中,军营只是作为一个缩影,比如《天下兄弟》中的场景,既有军营,又有农村和城市,石钟山从题材上做了新的尝试。

“对我来说,同样类型作品写了多部之后,也是一种束缚,容易产生一种思维上的定势,我不断在思考如何从题材领域进行拓展,以便对自己的创作提供新的思路,使人物的塑造更具开放性。”按石钟山的理解,写军旅题材不能局限于小军旅,要着眼大军旅,并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人物、故事都局限在军营里。

电视剧《天下父母》和《天下姐妹》,将在今年下半年与明年上半年陆续开拍。这两部描写普通人的情感的作品,将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的创作引向了更广、更深的领域。这种转变,用石钟山自己的话来讲,“也可以看做是我个人创作过程中的一次突围吧。”

## “幸福”,在追寻幸福的过程中

石钟山的“父亲”系列写作很辛苦,前前后后写了13部。写完“父亲”,石钟山开始思考如何写自己。

“从红领章、红帽徽开始,写和平年代的生活、工作、情感和家,这些都与幸福有关,同时也缘于题材的转换,视角的重新审视。”石钟山谈到“幸福”系列的诞生。

生活中,人们探讨幸福的指数问题,这虽然是个古老的话题,但能够搞清这一问题的人并不是很多。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多的幸福,而关于幸福的理解,也许一百个人会产生一百种答案。

生活中的人们,每天从早到晚,周而复始地忙碌着,奋斗着,想要追求的也无非是“幸福”二字。然而,幸福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呢?

高中毕业时,石钟山认为参军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,于是就参了军。到了部队后,才知道穿四个兜,又穿皮鞋的军官才是幸福的。他的第一任排长,刚提干不久,当时还没到发新军装的时间,仍旧穿着两个兜的战士服。可排长就要探亲了,父母要给他张罗婚姻大事,没有四个兜的军装和皮鞋怕是不圆满的。于是,排长就向老一些的干部借来了四个兜的军装和皮鞋。那天中午,排长穿着借来的衣服和鞋,在镜子前照了又照,看了又看。正是午休的时候,水泥铺就的院子响彻排长激动而又幸福脚步声。那钉了铁掌的皮鞋敲击水泥路面的声音,令石钟山久久不能忘记。排长回去后不久,就一脸喜色地归队了。据说对象一谈就成,所以当时的排长,就是幸福的。

那时,石钟山就梦想自己有朝一日,也能穿上四个兜的衣服和皮鞋,那就成为像排长一样幸福的人了。最后,他果然上军校提干了。

“可提干之后又觉得不幸福了,因为又有新的幸福在召唤自己了。”在石钟山看来,人的幸福是没有穷尽的,幸福在路上,在你追寻幸福的过程中酸甜苦辣都有,幸福没有终点,在追寻幸福的路上就是幸福的。人活着,要伸着手够我们的生活,而不是弯着腰拣我们的生活。”

“幸福”系列已经拍了三部电视剧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、《幸福还有多远》、《幸福的完美》。石钟山透露,即将在8月中下旬开机的电视剧《幸福在路上》,就是想要表达,幸福是在追寻幸福的过程中,在路上永远是幸福的,快乐的。

## 目标,移焦未来战争

近两年,军旅文学成为出版界的热点,除石钟山外,徐贵祥、柳建伟等一大批作家在从事军旅文学创作,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,更是有两部军旅小说获奖。

石钟山觉得自己在写当代军人时,难以找到好的突破点,“军人是为了战争而特有的一个群体,战争是为了和平,有了军人才有了和平,而和平时期的军人无法体现自身的价值,这是一对矛盾和困惑。”

石钟山还透露,也许在未来几年,他会把自己的注意力瞄准未来战争。写未来战争,在石钟山的概念中,它是一个复合体。所谓未来战争,信息化也好,高科技也罢,都只是一个平台,军事题材小说最终的意义还是要塑造一批具有高智商、高素质的未来军人群体的形象,最终还是对未来职业军人的描摹。

在石钟山眼中,未来军人不能离开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方面的特点、理念,以及对战争的认识。战争是什么?战争是为了和平,战争不可能永远持续,用战争的描写推进和平,要站在一个人类共同的高度,去呼唤和平,制止战争。最终,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高科技的技术装备,而是掌控这些技术与装备的人。



石钟山  
海南日报记者  
王凯 摄

# Q&A

## 石钟山答《海南周刊》记者问

海南周刊:1989年你从军艺毕业,被组织抽调到部队首长做自传,这对你随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?

石钟山:我出身自一个军人家庭,在最早作品《父亲进城》中的石光荣,身上确实有父亲的影子。同时,在与部队老干部的接触中,我发现他们的经历虽然不同,性情各异,但那股子劲儿都是一样的。这些老同志最早参加革命的动因,就是为了能吃饱肚子,让那些吃不饱肚子的穷人也能吃饱,并且缔造一个新中国。简单、磊落,没有那么多功名利禄方面的考虑,是他们身上共通的品质。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播出后,为什么那么多人认同石光荣,我想是因为他身上具有那代人共有的特质,那就是英勇、一往无前、单纯。不仅为人处事单纯,甚至对待战争的态度,对待生命的态度都很单纯。这些,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最宝贵的东西。

海南周刊:除了军人,你的作品中塑造了很多种鲜活的人物,如何让这些人物能够立得住?

石钟山:我以为,文学就是人学,是对人物进行细化的过程,要“把人当人来写”。文学是最模糊,也是最接近复杂人生的一种再现生活的方式。创作的过程中,尤为关键的是要关注人的本体。只要把人揣摩透了,把人的各个方面、不同角度,用相应的人文关怀进行描述,是极为关键的。

当然,这也取决于作家的创作与生活的态度。每个作家对待生活的感悟不同,故事与人物是否鲜活,不是题材的新鲜,而是情感的新鲜。你对生活冷漠,生活就会严肃;你对生活微笑,生活就还给你一缕阳光。毕竟人是生活的主体。

海南周刊:有人说当下军旅作品多了,但原汁原味的军旅文学创作少了,许多军旅作家也把部分精力投入到地方题材的创作中,你怎么看这种现象?

石钟山:一个核心的问题,就是和平年代中,军队的特性已被社会同化,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同化现象。我们不可能要求和和平年代的部队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的战争状态。军人只有在战争状态下,才能显示出他职业的不同,也只有战争才能令军人变得卓尔不群。

军旅题材永恒的主题是英雄主义,而对军旅题材作品的创作,在保有真实情感的基础上,好的文学作品要与现实拉开距离,当下的生活是一个积淀储存的过程。(海南日报记者魏如松)

